



76  
4064  
3



伊  
4054  
32-3



大事編年

世祖記



世祖惠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甫  
 仁孝大王諱孫字粹之世宗第二子 昭憲王后以永樂  
 丁酉九月二十九日丙子誕于本宮初封首陽大君乙亥  
 閏六月受禪戊子九月七日傳位于睿宗八月甲子昇遐  
 葬光陵楊州  
 妃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元淑徽慎惠懿神憲貞熹王  
 后尹氏籍坡平坡平府院君貞靖公璠女永樂戊戌十二  
 月十一日誕于洪州公衙宣德戊申行嘉禮初封樂浪府

大夫人乙亥母封 王妃成化癸卯三月三十日壬戌昇  
遐于溫陽行宮葬光陵揚州

受禪傳教

乙亥元年閏六月 上受禪卽位于勤政殿以 上王三  
年為元年 教曰恭惟我太祖受天明命奄有大東列聖  
相承重熙累洽 主上嗣服以來不幸國家多難以寡人  
先王母弟又有微勞不有長君無以鎮定艱危遂付以大  
位予聖讓不獲宗親大臣咸謂宗社大計義不可辭乃勉  
循輿情

六臣之死

丙子二年六月天使來于太平館 上以某日於昌德宮  
將宴使臣朴彭年成三問謀以其日使成勝俞應孚為雲  
鈞方當宴時舉大事令開城門誅 上羽翼復 上王猶  
反掌應孚曰 上與太子應孚當之餘則君等處之三問  
曰申叔舟我平生之交然罪重不可不誅皆曰然使刑曹  
正郎尹鈐孫花山府院君屬殺叔舟三問謂金瓚曰事成  
汝妻父鄭昌孫當為首相謀已定韓明澮啟昌德宮廣延  
殿帘且炎蒸請世子勿入侍雲鈞亦令勿入 上從之勝  
佩鈞欲入明澮曰已令雲鈞勿入勝退欲擊殺明澮等三  
問曰世子不來雖殺明澮無益也應孚猶欲入擊彭年三

問固止之曰今世子在本宮又不入雲鈞天也若舉事於此而世子從景福起兵則成敗宮未可知他日伺上之與世子同處而舉之事成矣應亨曰事貴神速若遲他日則恐事泄世子雖在本宮謀臣賊子皆從首陽到此今日盡誅此輩復上王黜令而令武士將一隊之兵入景福宮則世子將安逃乎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計矣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彭年等固止之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止應亨不發鈴孫不知停謀方叔舟就便牀沐髮鈴孫按鈞而前三問目止之鈴孫退礮見事不諧馳去與昌孫謀曰今日特除雲鈞世子又不隨駕天也不如先發告則富貴有餘矣

昌孫從之卽與礮馳闕下上寢告臣實不知而礮與三問等云：罪當萬死世祖引礮問其狀對曰成三問請見臣臣往見三問曰近日上王開昌德宮北牆往來瑜舊家此必因明澮等獻策也臣曰何也三問曰未知其詳然不過置上王於隘地欲令一二力士踰垣而圖不軌耳又曰上王及世子皆勿萬一爭立則輔上王者正也須諭爾婦翁工曹叅議李徽聞事覺亦往政院告變上出御便殿三問以承旨入侍令武士捧下以礮示告詰之三問仰天良久曰願與礮面質世祖命礮語其狀三問止之笑而對曰皆是也上王春秋方富而遜位欲其復

立乃人臣之所當為更何問乎顧謂礪曰汝之所告猶回  
互不直我等之意直欲如是耳命鞠之三問引朴彭年李  
壇河緯地柳誠源俞應孚朴靖知其謀云 世祖曰若等  
何為叛我三問抗聲曰欲復舊主耳天下誰有不愛其君  
者乎何謂叛耶我之心國人皆知之進賜呼宗親盜取人  
國家三問為人臣不忍見君父之見廢故然耳進賜平日  
動引周公周公亦有此事否三問之為此者天無二日民  
無二主故也 世祖頓足曰受禪之時何不沮之而反依  
我今背予乎三問曰勢不能也吾固知進不能禁退有一  
死然徒死無益故忍而至此者欲圖後效耳曰汝不補臣

以我為進賜則汝不食我祿乎食祿而背之反覆也名為  
復 上王實欲自為也三問曰 上王在進賜何以臣我  
我不食進賜之祿如不信籍我家而計之進賜之言皆虛  
妄無可取 世祖怒甚令武士灼鐵穿其脚斷其肱而顏  
色不變待冷曰更使灼熱來進賜之刑慘矣時叔舟在  
上前三問叱之曰昔與我同直集賢殿 英陵抱元孫道  
遙步庭中曰寡人千秋萬歲後爾等須念此免言猶在耳  
汝豈忘之耶不意汝之惡至於此極矣 上令叔舟避殿  
後 上愛彭年之才陰使人告曰汝降我而諱其謀得生  
彭年笑而不答補 上必曰進賜 上大怒使武士亂擊

其口曰汝既補臣食祿於予今雖不補臣無益也曰彭年為上王之臣拜忠清監司啟日未嘗一補臣亦不食祿於是校其啟日果無臣字書云以受祿不食封閉一庫問應孚曰汝欲何為應孚曰當宴之日欲以一隻劍廢足下復故主耳不幸為姦人所發復何為哉足下速殺我上怒曰汝托名上而王欲圖社稷令武士剝膚而問之應孚顧謂三問等曰人言書生不可與謀事果然曩者請宴之日吾欲試劍汝輩固止之曰非萬全計以致今日之禍汝等無謀何異畜生如欲問情外事問彼豎儒即閉口不言上愈怒命灼鐵置腹下兩腳會處油火并煎皮肉盡

熟而應孚色不變待鐵冷取鐵投地曰更使灼熱來終不復言李壇臨灼刑徐問曰此何刑也上無以應次及縉地緯地言人以叛逆為名厥罰當誅復何問上怒弛不施灼刑問其黨與於三問曰彭年等及吾父耳更問答曰吾父尚不諱况他人乎時提學姜希顏辭連拷訊不服上以問三問曰希顏知其謀乎三問曰實不知也進賜盡殺先朝名士而獨有此人不可預謀姑留用之此實賢人也希顏遂得免三問將出門謂左右舊僚曰若輩佐賢主致太平三問歸見故主於地下臨載車有詩曰擊鼓催人命回頭日欲斜黃泉無一店今夜宿誰家其女兒年可五六

歲隨車而哭踊三問顧謂曰我男必盡死汝女也必生矣  
其奴泣而上之酒三問俯而飲之既死籍其家自乙亥以  
後祿俸別置一室書曰某月之祿家無所餘寢房惟有苦  
薦而已塏與彭年等并梟徇野言曰彭年死獄中  
杖鞠黨與三問對曰金文起權自慎宋石同尹鈴孫李徽  
聞及吾父耳子使人問曰上王亦知之乎三問曰使權  
自慎通知於是自慎文起等七十餘人次第拿問依律論  
斷無復得脫者修撰許愷珣之以李塏妹壻叅謀自刎死  
花山府院君夫人崔氏郎顯德王后之妣也與其子權  
自慎禮書判書同受極刑

錄勲

特赦鄭昌孫金碩罪以為功臣昌孫以佐翼三等陞二等  
碩追錄佐翼三等

追廢

降封上王為魯山君遷于寧越追廢顯德王后為庶  
人

罷集賢殿

上以死難者皆出集賢殿命罷集賢殿設藝文館移充集  
賢書籍揀文臣數十人補兼藝文日日引見論思

親祀南壇

丁丑三年正月親祀南壇圜卽東方自檀君感生祭天以報本歷代因之 太祖等壇南郊祀天禱雨 太宗以正月上辛祈穀 世宗時以非天子不祭天罷至是 上深納梁誠之郊天享帝之語倣中朝用正月十五日 上齋戎具冕服詣壇行祀大酺三日

上尊號

三月鄭麟趾等上尊號曰承天體道烈文英武尊號之上自此始

功臣不祧宗臣封爵

上以功臣百世可祀命別立一室於三廟之外以奉其祀

蓋從禮曹之請也○又定宗臣封爵之制以顯祿以下為階

纂述

世宗始修五禮儀而議論不一歷三朝未克就正至是申叔舟承命斟酌損益情文備極以成不刊之典

世宗朝成三問申叔舟承命學華語于遠東一年三往返又通日本于海道遂成通文館叔舟以事大交隣為己任常帶司譯院提調設漢學使之負譯習讀

上常患東方學者語音不正句讀不明雖有鄭夢周權近口訣紕繆尚多腐儒俗士傳誤承訛遂命鄭麟趾申叔舟



丘從直金禮蒙韓絀禧崔恒徐居正等分授四書五經考  
古證今叅定口訣 上親加睿裁

立記注法

注書有實假之官始登第者除假注書復薦授實官記事  
則實假官并任之是謂日記記注之法始此 芝峰類說  
曰 宣祖時最重記事之任金庭睦為假注書文筆不甚  
拙而 宣祖教曰近來史官記事則多失本旨書字則盡  
出鳥跡特命復差自是注書非文筆兼優者不得除

賜錦城死革順興府

九月初錦城大君瑜至順興配所每與府使李甫欽相對

輒慷慨流涕潛結南中人士為復 魯山計一日瑜召甫  
欽辟左右使草檄將發順興兵及南中與議者迎 魯山  
以踰鷄立嶺移奉于順興歸令嶺南塞島嶺竹嶺兩路因  
為重復之計順興官奴潛匿壁中而聽之仍交錦城君侍  
女竊其檄文奔走上京基川豐縣監聞其事督騎三四馬  
疾逐之奪其檄文先入京上變遂得大功瑜甫欽皆被收  
死瑜繫安東獄一日裸身挺出不知所之金吾郎及府事  
驚懼鳴鍾動衆大索有頃瑜自外而至談笑自若曰汝等  
雖衆我若逃避則汝不得追矣然衆人死不如一人死之  
為便也一人錦城自指也整衣冠據胡床而坐金吾郎曰

可拜殿碑使西向拜瑜曰吾君在寧越遂北向痛哭四拜  
就死衆莫不憐之朝廷削瑜名于璿源錄

宗親府議政府忠勲府六曹啟曰 魯山君得罪宗社近  
日亂言者皆以 魯山為言今若不置於法則欲圖富貴  
藉以搆亂不可宥也瑜天下大逆不可以私恩曲法者宥  
之也臨瀛大君璿就鄭昌孫與言曰璿璿宋鉉壽與瑜罪  
同不可獨生 世祖答曰敬知羣臣之意不聽者所非予  
自謂盛也薄德之地何敢復為傷殘骨肉之事乎有罪尚  
且保之何至於璿璿無罪之輩乎此則羣臣之計非也其  
速退而待予究度

麟趾等又上疏請瑜等之罪 世祖命瑜賜死璿璿宋  
玳壽勿論麟趾等更啟答不可古人有殲厥巨魁脅從罔  
治且聖人不為己甚今若并置於法則己甚命玳壽絞餘  
并勿論

礪良府院君宋玳壽賜死夫人閔氏十月因政府疏處絞  
惠嬪楊氏即漢南君璿永豐君璿之母而進乳於 端宗  
至是母子併命草順興府分屬基川榮川奉化順興居人  
辭連盡戮竹溪水盡赤 錦城初謫時聞境內有武才者  
則齎金銀納錦囊封而送之于家其人來謝則使著名錄  
冊俾為腹心事覺後朝廷命索黨錄與使人鑿池于順興

邑內近境竟未得焉

世子暴逝葬昭陵

十月 魯山君賜死後 上一日甘寢夢見顯德王后怫然怒曰汝殺無罪吾兒吾亦殺爾兒爾宜知之 上驚起忽報東宮暴卒命葬 昭陵曳出梓宮重不能勝軍民駭恠為文祭之梓宮乃出暴置三四日旋命以民禮杖槨移厝水濱

葬陵前數日夜半有婦人哭聲自陵中出云將壞我室予將疇依聲動里民未幾寢作駟駟梓至雖遷瘞丘原頰著靈異犯其舊陵木石及放牛踐踏塋地馬則天晴

輒晦冥風雨暴至相戒不相近父老有目覩

印大藏經

戊寅三年大藏經板在陝川海印寺遣敬差官尹瓚鄭垠等董役印出二月始役四月畢令諸道伯助其費紙凡三十八萬八千九百餘貼米糧五千石印經五十部分藏名山大剎

射帳和詩

三月 上御後苑酌舊臣酒仍與射帳 上羨必貫鵠有進詩者 上手札示之曰予少年氣雄心壯自在於遊藝

以為平生之業今則不然若徒為馮婦而不知所以節之則非致治服戎之道也又見諸臣皆有警戒之詞御製和詩曰欲小志可滿事簡功可成敬天天乃保勤民民乃寧小藝莫致慮大政宜致精又曰憂患生安樂暢達菴困窮天命固靡常惟善以為從毋忘交修志思與有始終權擘和進曰木從繩則正玉不琢不成凜乎御朽索本固邦其寧宵旰更憂勤愚臣當竭精

常平倉

韓明澮請依李惺耿壽昌遺意春秋穀貴增價以買秋冬穀賤減價以搜米利國便民實為長策姑令諸道試一二

邑從之

易學啟蒙補解成

上在潛師以禮樂兵陣醫卜之理皆本於先天易而先天易之門運又具於啟蒙於是親為要解剖析精密親書弁卷而刊行之翌年又頒新定大典之戶典

大破野人

庚辰五年七月初野人李滿注等事國甚恭忽侵略邊鄙上欲征伐之廷議紛紜上難斷申叔舟獨建攻討之策秋以叔舟為江原咸吉都體察使陞辭日引入便殿指授方畧命摠諸將往討之

叔舟征六鎮藩胡分道深入擊破之虜乘夜追擊營中喧  
呼應戰叔舟堅卧不動召幕僚口占云虜中霜落塞垣寒  
鐵騎縱橫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正闌干將  
士觀其安閑賴以不擾

一日叔舟會僚佐宴飲令軍中曰有能作詩寫今日之意  
者余擢為上客有別侍衛朴搗謙者即應聲曰十萬純貅  
擁戍樓夜深邊月冷孤表一聲長笛來何處吹盡征夫萬  
里愁叔舟喜之擢為上客

捷書至告廟廟受賀使叔舟子泐乘駟往覲其父始叔舟  
將行上引入便殿指墻下瓢蔓曰可及此物之結子否  
叔舟醉對曰晚種不盛未必結子至是瓢偶結一子命剖  
以為盃書四句於盃心曰卿雖笑我我瓢既成剖以為盃  
以示至情使遺叔舟又以陶象瓢造盃鐫四句於內每用  
於曲宴以示不忘功之意

### 西巡狩

十月上率世子西巡平壤親祭永崇殿太祖真殿又祭檀君  
箕子東明王御大同館設養老宴臨浮碧樓受宴賡詩設  
文武科體察使韓明澮迎駕道上上回鑿明澮請扈駕  
上曰國之長城不可動搖遂衣衣之

### 東巡狩

辛巳六年春三月幸江原道○芝峰類說曰世傳 世祖  
大王幸金剛山回至斷髮嶺有祝髮之意羣臣諫而至此  
言甚無稽朴思庵淳詩曰薜蘿通御氣禽鳥識龍章俗語  
空多誤東巡狩是省方

西原府院君韓確卒十九以永樂麗妃兄召赴皇京帝顧  
遇隆異宣授奉議大夫光祿卿賜制書 上受禪帝命確  
為冊封使帝御正殿百官陪列確端笏受命進退謹雅帝  
大喜帝嘗欲尚以仁宗女以母老辭佐 上策難難功臣  
右議政謚褒節

整理藝文館書籍又置弘文館

癸未八年命梁誠之整理藝文館書籍誠之竣事入侍以  
口吃不能詳陳袖劄以進曰竊觀歷代書籍或藏名山或  
藏秘閣所以備遺失而傳永久也前朝肅宗始藏經籍其  
圖書之文一曰高麗十四葉辛巳歲御藏書太宗建中靖  
國元年大遼乾統元年一曰高麗國御藏書自肅宗至今  
六百六十三年印文如昨文獻可考今內藏萬卷書多其  
時所藏者乞令藏書後而圖書補朝鮮國第六代癸未歲  
御藏書本朝九年大明天順七年以真字書之前而圖書  
補朝鮮國御藏書以篆字書之遍着諸冊昭示萬世又竊  
觀宋朝聖製例皆建閣以藏之設官以掌之太宗曰龍圖

閣真宗曰天章閣仁宗曰寶文閣神宗曰顯謨閣哲宗曰  
徽猷閣高宗曰煥章閣孝宗曰華文閣皆置學士待制直  
閣等官乞令臣等勅進御製詩文奉安于麟趾閣東別室  
名曰奎章閣又諸書所藏內閣曰秘書閣皆置大提學提  
學直閣應教等官以他官兼俾掌出納 上覽而善之十  
一月設弘文館從梁誠之言也以朴元亨為大提學梁誠  
之兼提學盧思慎兼直提學

上嘗謂梁誠之曰教養世子國之大事不可不重予只有  
一子慈愛之過訓教有所未至爾其歷採經史及本朝實  
錄可法可戒者以啟書成賜名諭善書命於書進進講

### 朔圓覺寺

甲申九年時朔圓覺寺於城中行轉經法即高麗舊俗也  
其法以彩輿安金佛導以幡蓋伶人奏樂而僧人數百分  
隨左右各擎名香誦經自闕奉佛而出 上御光化門送  
之終日巡行市街或於幕華館太平館設晝供各司官吏  
趨走供物士女奔波聚觀禮曹佐郎金九英年老體肥行  
步踉蹌汗流被面觀者笑之

### 理氣先後

乙酉十年 上御經筵顧史官房貴元曰汝誠言理氣先  
後對曰天地未判理先於氣兩儀既分氣先於理然混元

一理周流無窮非理何以成氣乎又問理有善惡否對曰  
理無不善然理譬則珠氣譬則水以明珠投之清水其光  
洞澈是聖智之理氣也投之濁水其光掩晦是昏愚之理  
氣也然亦有開明發現處四端是己因是開明而繼續光  
明則昏者可至於聖

吉昌府院君權等卒近孫隄子志大多奇策年三十五尚  
落落事竒遊一舉三魁而 文宗親擢壯元聞喜宴 上  
以領相押宴親壽大夫人榮輝一世受知於上首建大策  
且薦明澮每進見日晏不退進膳失時宮人目以寒羹即  
也四十六八相為一代元勳之首五十年

### 東巡衍

丙戌十一年三月 上幸江陵五臺山駐蹕于御林臺取  
武士賜第

### 御經筵

七月 上御經筵問聖愚成夢真假林守謙鶴對曰聖人  
思慮專一故所夢亦正可謂真矣常人思慮紛紜故所夢  
亦雜可謂假矣又問心性情意如何分別對曰心統性情  
性發為情心發為意又問所以然對曰性無不善故情無  
有不善理氣妙合為心故意幾有善惡或有計較又問何  
者為善何者為惡對曰大學或問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



惡者物欲所生之污穢也又問善惡何自而生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善陰惡善惡所由生也問然則善惡已具於太極乎對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太極純善無惡至於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凡物有形而後有善惡太極無形故純粹至善陰陽有形故有善惡上命準職除授又問爾何自而生對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問爾祖亦何自而生曰祖上其初稟天地之氣以生世世相傳傳在於我祖父之氣即臣之氣也上呼侍女唱歌崔恒等起舞命守謙舞而罷

不次擢用

丁亥十二年正月 上命都承旨尹弼商掌刑房弼商入直適日寒揣 上意當恤囚取考京外囚徒錄小冊夜五鼓中官促召弼商袖冊入大內寢殿 上臨窓問獄中輕重囚幾何弼商對甚恚 上大驚異拓窓命入寢內賜酒回顧向內曰此吾寶臣也始知內殿御座密通也自是不次擢用未久超崇班 上嘗不喜一小官不欲用一曰內宴宰臣皆侍顧見其小官已金帶矣訝令銓曹考進實歷皆由清班 上乃曰人之貴賤有命存焉亦非人主所能為也自後銓曹擬除或以筆濃蘸墨汁臨三人名上隨墨

落處下點或令不解字宮人點出曰是命也

### 斬楊汀

三月平安節制使楊汀任滿適歸 上設酒以慰之汀進  
曰 上在位久便當優遊逸樂 上曰此是四時之序成  
功者去之意耶汀曰然矣 上怒促取御寶將傳位于東  
宮左右諸臣莫不懼申叔舟以死不進御寶諸臣論汀亂  
言之罪命斬之

### 討平李施愛

五月李施愛吉州人歷官會寧府使遭喪家居蓄異心使  
其黨流言曰下三道兵水陸并進忠清道兵艇來泊鏡城

厚羅島又朝廷遣平安黃海兵自薛罕嶺入北道將盡殺  
本道人觀察使吳凝亦信之移文各官令民登山人心疑  
恐至是施愛與弟施合謀反聲言本道節度使與諸鎮將  
同謀叛逆時節度使康孝文到吉州施合之妾女以州妓  
宿于孝文故因誅之遣其黨上書言各邑人民疑盡見殺  
訛言昏動請以本道人除守令以正人心 上震怒親問  
其人以施愛叛狀其人執稱施愛忠於國欲以安本道無  
叛心蓋其人亦為施愛所誑也

命龜城君浚為都摠使戶判曹錫文為副許琮方持服起  
復除本道節度使康純魚有沼南怡為大將討之徵發六

道兵三萬會于咸興浚領兵十萬時年十八  
施爰卽補兵列郡爭殺守令以應之咸興亦圍觀察使申  
泐泐卽登樓禦之力屈自折其弓大罵而死

施爰之叛密布黨與刻期舉事咸興以北一夜盡殺長  
吏以應之施爰到利城納縣監之妻迷或留連無意南  
進衆心解弛遂就滅云

尹子雲為咸鏡道體察使至安邊聞施爰殺康孝文又殺  
吉州牧使薛丁新倍道至咸興是夕又作亂殺監司申泐  
尋移兵抵子雲所排闥露刃環庭者如墻子雲正衣冠端  
坐言笑自若賊懼而退哺聚之黨恣行宵臆徂詐不測子

雲在園中者七日屹不動賊悔悟卒全身而還

魚世恭以承旨趨階拜咸吉道觀察使在途聞申泐之死  
入安邊人民逃散者十九至咸興無迎候者出巡野外民  
家皆空往往逢人皆走伏草間輒招呼曉諭曰朝廷討叛  
賊施爰而已於汝人民何預也其各安業如故仍給農糧  
使相曉解或謂世恭曰刺客可畏不可不備曰若設兵衛  
益生民疑只率吏輩數人而行一日獲賊黨韓崇智諸將  
欲稟朝廷世恭曰軍中之事判在主將且咸人如崇智者  
非一莫若速斬以孤其心以斷羣疑遂斬于大門外咸之  
軍民欲免其罪爭罵首亂者姓名授于都摠使世恭曰不

可盡誅遂焚其書於軍中反側者乃安

康純許琮等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于蔓嶺賊乘高據險矢下如雨我軍不得上魚有沼潛以小舟載精兵著青衣與草木同色由海曲攀木緣崖繞出上峰俯賊背鼓譟賊大驚嶺下之軍亦乘勢蒙楯附蟻而上賊不能支遂潰

施爰還吉州盡載妓女及財貨欲入虜中其麾下尚不知施爰之反本州人別侍衛許惟禮諭賊黨李珠黃生李雲露等擒施爰施合來降斬于陣前傳首京師初募有斬施爰者許階嘉善上引見惟禮珠生等宴于內殿使帶金

### 進爵

初惟禮以司甕院別坐在京聞賊陷本州進榻前挺身自請入賊陣立功上壯其忠勇許之惟禮馳赴賊陣同到鏡城雲委院設帳宴飲惟禮開陳大義于賊黨黃生李珠雲露等相與懷謀使絕幕繩因覆而掩之遂縛施爰施合來降

錄敵愾功臣曹錫文等四十一人龜城君浚進拜領議政魚有沼超授工曹判書

### 拘囚麟趾堂

初李施爰之叛流言韓明澮申叔舟盧思慎韓繼禧等為

內應因其致寬密啟下明澮叔舟于該府使內侍摘奸內侍言兩人皆着枷而枷輕且當項處枷孔甚廣云即命推禁府堂上輟都事南用信于市命移囚于內苑麟趾堂以承旨巡警以禁軍守直月餘審其誣釋之引見內殿下庭相迎深自悔責至於涕泣及擒施爰問其誣指何也答曰申韓輩在則吾事恐不成也

平建州衛野人

時康純等總報施爰捷音魚有沼討施爰奮勇先登策功第一上以有沼為左廂大將南怡為右廂大將命即回軍赴征又命都承旨權孟禧先往點兵以右叅贊尹弼商

為宣慰使仍諭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兵馬使韓繼美兵判李克培黃海監司鄭蘭宗曰今遣宣慰使尹弼商兼指授諸軍方略其軍務重事一聽弼商指揮以鎮北將軍康純為征西主將仍下諭曰九月十日是師期卿等及是日赴平安道聽弼商指揮純等將一萬精兵渡鴨綠江分道直抵建州東西潑瀦江兀彌府諸寨搗蕩屯落而退有沼直搗巢穴斬馘無數斫大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鮮主將康純左大將魚有沼等滅建州衛兀彌府而還時天兵後到見白書具由聞于帝帝嘉之降勅賜銀五十兩段絹各四疋

鞠洪允成

鴻山士人羅季文妻尹氏哭於行宮時上幸門外曰洪允成婢夫金突山憑藉主勢使驛吏毆殺妾夫邑宰崔倫畏允成只囚驛吏而允成兩奴又奪驛吏而去監司金之慶托以赦令并釋之反以妻父尹耆為謀害允成繫于公州獄云云 上聞而惻然拿之慶及倫詰之皆辭窮并鞠允成誅其婢夫兩奴褒尹氏節特賜米

允成湖西懷仁校生登武科官右議政威平公少時落拓不遇將赴舉徒步行至漢江時 上在首陽潛邸出遊濟川亭蒼頭十餘人在舟中按舟使不得行允成躍

八舟中手折小檣格其奴盡沈水獨自刺船而渡 上

甚異之召使前厚遇之潛以恩結之

登第未幾佐 上靖亂寵賜甚多兼務蓄積歲磁巨萬米穀倍之輸物納第輜馬塞道門外列鼎者幾至萬人 大起甲第臨池有堂 上書傾海二字賜之招集名儒鉅士無日不設宴饌品豐腆雖何曾萬錢之食不能過也絲竹嘹亮晝夜不絕坐客畏威無不引滿倒載還家伶妓纏頭所用亦無數亨富貴二十餘年聲勢煒赫允成判吏部其叔父乞官其子允成曰若以某地畚下種二十斗者與我當從之叔曰公何出此言昔公之困

不得志衣食依賴於我十餘年今日致身卿宰獨不得  
官我一子乎允成恐其語播卽其坐撲殺之置諸園中  
其妻扶訴而刑曹不受憲府不聽 上幸溫泉其妻預  
於路傍夜登柳樹而待之乘輿至聞樹上呼訴之聲使  
人問之其妻曰所言聞於權臣跬步間必變其辭故不  
敢說 上駐輦命下前對甚悉 上大怒欲誅允成而  
為其功大立斬其蒼頭數十人而行

允成性鷙悍恃功專殺門外長川人有洗馬輒并殮之  
騎馬過去者不問貴賤殺之又奪人田為芹池有老嫗  
哭曰老身窮獨一生所恃以為命者也頃之則餓死推

之則殺死死等也無序就訴於其門以冀萬一乎遂持  
文券詣之允成不交一語卽以稜石擊碎之暴屍道傍  
人莫敢誰何以此奴僕橫行官不能禁捕盜部將田霖  
一日分差仗於才人巖側有五六人黑夜唐突自謂某  
家人其如我何親自縛之曰公寧放爾輩犯官法耶天  
明驅而謁允成曰此輩怙勢妄行非真盜也乞自今嚴  
飭恐累公允成大喜乃引其手上坐曰如此好男兒何  
見晚也遂以飯一盆雜以魚菜酒一甯饋之霖一喫而  
盡允成尤喜曰爾為何官曰出身未久補內禁衛耳公  
遂啟擢宣傳官自此往來親密

國恤

八月上不豫謂世子曰平日欲作祖訓授汝今既不能畧舉大槩敬天事神奉先思孝節用愛民汝其體念命韓縉禧導揚末命又曰知卿忠赤命輔幼子卿其不忘幼子幼子亦豈忘卿九月疾益劇謂鄭麟趾等曰運去英雄不自由郎令縉禧取大寶冕表授世子世子跪拜受出正門受百官賀尊上為大上王翌日上昇遐

上天縱豪邁日表瓌奇類太宗英明恭儉博通書史凡曆數音律醫卜技藝皆盡其妙且射御絕人太宗嘗書其弓曰鐵石其弓霹靂其矢吾見其張未見其弛嘗御

紺色木綿帟裘着青草鞋笠纓用純木携竹杖雖漢文澣濯不如是也

廟號

上大行廟號教院相曰踰月定謚雖人子不欲死親之意大行王未及尊號仙馭賓天連上謚廟號予之至願也政府以神宗睿宗聖宗議上上曰大行王再造區宇廟號不得補世祖可乎漢有世宗又有世祖豈非可援之例乎遂上廟號曰世祖



大事編年

睿宗記

睿宗襄悼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諱晁字平甫世祖次子貞熹王后以景泰庚午正月朔日誕降于私第初封海陽大君在位一年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薨壽二十葬昌陵

妃徽仁章順王后韓氏淸上黨府院君明澮女辛巳十二月五日薨葬恭陵

緇妃仁惠昭徽齊淑安順王后韓氏淸清川府院君伯倫女戊午十二月二十四薨葬昌陵

卽位

戊子九年 上卽位于壽唐宮

南怡獄

南怡者宜山尉輝之子也 太宗外孫驍勇絕倫討李施  
爰征建州虜皆先登力戰策功一等 世祖超拜兵曹判  
書 上深忌之至是 上新卽位時彗星見怡直宿禁中  
與人論彗星乃除舊布新之象也柳子光素猜忌怡才能  
名位出己右是日亦入直隔壁竊聽其言因敷演搆捏密  
啟怡謀反獄成坐誅時年二十六或告其姦於公主下獄  
因以謀反按誅之

方怡之就鞠康純以領相入叅怡稱純預謀純曰臣本編  
戶遇聖明位至宰相又欲何求而預怡謀乎 上然之怡  
復曰殿下信其度辭而免之何以得罪人 上命鞠之純  
年已八十不堪拷掠自引伏與怡同斬呼曰南怡汝有何  
惡於我而誣我耶怡曰寃則吾與汝同汝為首相知吾之  
寃而不一言以救汝亦寃死可也純默然不能荅告者  
及推官皆錄勲子孫享其利而怡之被誅至今不能辨其  
真偽

怡嘗有詩曰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波飲馬無男兒二  
十未平國後世誰補大丈夫其語意跋扈欠平穩氣像難

乎免矣○策翊戴功臣申叔舟等三十八人

閔粹史獄

己丑元年四月始修 世祖寶錄使乙亥以後職帶春秋者皆納史草閔粹亦納之既而聞史草皆令書本官名粹懼大臣見其直言而啣之陰請于奉教李仁錫僉正崔命孫欲改之不與又要于博士康致誠致誠袖與之粹倉卒竄改不暇淨寫而還納檢閱楊守泗崔哲寬見其塗擦洗補白之叅議李永垠永垠徧告諸堂上僉曰非細事也乃聞于 上初正言元叔康啟史草書名非古恐無有直筆者請勿書名 上怒而不從至是副正金季昌告叔康史

草亦多塗改遂俱繫禁府 上親鞫之粹云臣所書皆大臣事也其大臣皆在實錄閣臣慮為中傷故謀改也因大哭曰臣獨子願贖軀命 上惻然曰直哉予在書筵知粹之為人遂免死杖屬濟州官奴致誠初不以實對且妄引舍人成倣知狀拷掠乃服遂與叔康處斬命李仁錫知而不告杖一百本貫充軍

牙牌標信

上以舊用烏梅標信多失易奸命改以象牙而圓其體前刻宣傳後刻御押 大妃殿標信前刻懿旨後刻御押命政院必書標信出納人姓名以防遺失鄭麟趾請依中朝

例補第一第二於密符從之中殿標信其體前刻徽旨後刻旨

親撰歷代世紀

上聽政之餘留意墳典觀前古治亂之跡親撰歷代世紀又命文臣撰國朝武定寶鑑

上恭靖廟號

初恭靖大王無廟號上特命追上廟號曰安宗一作熙宗後竟不行事實不可考矣

賜御製詩

時連三日宣醞于政院賜御題詩曰三日雖旣困莫辭予

所錫此意非他心宗國永盤石

經國大典成

初太祖命撰原大典續大典世宗祖撰大典騰錄世祖命崔恒等斟酌損益改定大典刑戶典至是乃成上曰先王之志事也告于永昌殿

國恤

十一月戊申上昇遐上諫閭袞殿恒居廬次因以成疾上初政旣意圖治未幾玉體車和常手寫丹背曰睿宗又曰死得此謚足矣不數月上賓廟號曰睿宗領議政朴元亨卒弔晚節盧明達事體練諳典故天使陳

鑑高潤張寧陳嘉猷之來皆為儕周旋交際咸中其宜天  
使曰如子之才生於春秋之世當不在叔向子產之下律  
身清儉教子有法生日獻壽夜分呼贊成安性口占曰今  
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舊物惟清白好把  
相傳無限人

大事編年

成宗紀

成宗康靖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大王諱婁德宗第二子昭  
惠王后以天順元年丁丑七月三十日誕于東邸辛巳封  
者山君乙丑卽位于景福宮弘治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  
昇遐葬宣陵廣州  
妃徽懿慎肅恭惠王后韓氏籍清州領議政上黨府院君  
忠成公明澮女景恭七年丙子十月十一日誕于蓮花坊  
私第成化丁亥行嘉禮己丑丹封王妃甲午四月十五日  
昇遐葬順陵坡州

廢妃尹氏判奉常寺事起卣女

妃慈順和惠昭懿欽甫貞顯王后尹氏籍坡平右議政鈴原府院君平靖公孀女天順壬午六月二十六日誕于新昌衙成化癸巳選入初封淑儀己亥尹妃廢庚子丹封王妃嘉靖庚寅八月二十二日昇遐葬宣陵廣州

卽位

己丑十二月迎上于私邸卽位于勤政門貞熹王大妃垂簾同聽政○時睿宗昇遐元子在繼祿月山大君素有疾者山君雖冲齡世祖每稱其冠度類太祖立以為嗣何如叔舟等曰社稷之計定矣於是遂越次撥立

上年甫十三歲猶帖然無事矣

義專大統

十二月羣臣上請懿敬世子追上尊崇上以義專大統不可顧私命待闕服

安置龜城君

庚寅元年正月左贊成韓絀美詣差備門外告龜城君浚事蓋權孟禧以浚為君可嘗與絀美言浚有物望又與崔世豪言龜城君年長且堅可以持器孟禧世豪訊杖承服依律論斷

文武二品以上及憲府屢請治浚不道之罪大妃終不

聽又請浚為羣小所措不宜在京請置於外 大妃傳曰  
龜城 世祖所眷愛也今黜於外恐遠 世祖之意申叔  
舟等啓請速斷 大妃教曰卿等好為之叔舟等啓曰浚  
功臣削籍收職牒慶尚道寧海府安置籍沒家產傳曰當  
令彼安心以去不可罪之至此乃抹籍沒家產四字又傳  
曰食物備給及防護節目曲盡以啓叔舟等又啓禁府郎  
廳二人部將一人平羅將二人軍士二十一人押送官給  
糧米食物傳曰允

小祥從吉

先是命二品以上議 世祖大祥後 睿宗服制鄭麟趾

等謂 世祖喪畢浚 大王大妃侍從人宮內從吉朝廷  
因素服以從 睿宗之喪鄭昌孫等謂 大王大妃已除  
睿宗之服 世祖喪畢浚凡侍從者禮當從吉但一宮之  
內吉凶混處其於情禮似未穩當權宜從吉 世祖禫及  
睿宗小祥統隔旬月權着禫服至睿宗練日服練行祭  
中月而禫仍為附廟李永垠謂 世祖大祥日從權并除  
睿宗之喪而附廟則 世祖附廟時當為同附孝寧大君  
補等議與昌孫同傳曰三年通喪固所自盡古者諒闇三  
年厥後從權以日易月是豈樂為出於不得已也今宗戚  
大臣皆以從權適變合有降殺其自 睿宗小祥過後釋

襄從吉三年從制陞祔太廟條例以奏禮曹啓我朝恭靖之喪以日易月而練祥恣遵三年之制 文宗之喪制未闕而事有不得已者從權卽吉而祥禫亦待再暮踰月今睿宗之喪小祥從吉三年而祔亦合祖舊制從之

策佐理功臣

辛卯二月策佐理功臣申叔舟等七十五人○以申叔舟等有治平輔佐之功錄功叔舟及韓明澮四登盟府古未有也

館儒滿圓點

八月命生員進士居館者圓點滿百五十日始許赴館試

○時養士之禮甚隆生員進士居館者朝夕設食有食堂參食堂者記其姓名而點之滿一百五十日者始許赴館試

琉球國進香

琉球國王尚德遣上官人信重進香○琉球國自 太祖時遣使來聘至是聞國有大喪又遣使吊祭信重請授爵乃授二品職而還之

定二姓相婚之限勿許宗親赴舉

大司諫金壽寧疏曰禮不娶同姓所以厚別也本國之俗雖二姓之親恩義與同姓無別今再從兄弟相與為婚於



人情有不安者請命有司定其相婚之限宗親官高地近苟有才名不患上之不知必欲與孤寒之士角藝而進且其或不補任治則傷恩不治則廢法請勿許赴舉上以從之

### 德宗追崇

壬辰三年春申叔舟等請追崇懿敬世子 上命二品以上議之鄭麟趾鄭昌孫等議宜尊為王而稱皇伯考祝稱孝侄封粹嬪為王妃今月山奉祀如漢定陶恭王宋璞安懿皇故事於是上謚曰懿敬王廟號懿敬陵曰敬陵粹嬪曰仁粹王大妃奉安神主及影幘於懿敬廟

癸巳秋廟成九月二十日命右議政成奉祖詣舊祠奉睟容移安于新廟正殿十一月朔日戊子親詣新廟祠以太牢

### 申明廟主之制

時士大夫家多不立廟主祭以紙榜 上聞之教曰 世宗朝命士大夫廟祭依文公家禮而今此制陵夷其令禮曹憲府檢察

### 科式

禮曹言式年諸科自正月至五月畢試有妨於農務請依中朝例寅申巳亥年秋設初試子午卯酉年春設覆試從

之

命諸道每歲秋冬設課試如館學課試謂之公都會每試選其優等為初試令赴式年生進會試

放海東青

鷹坊嘗畜一海東青上御經筵申從漢曰今早潦相仍民將餓死此正殿下憂勤之時今內鷹坊畜養海東青是殿下未能無心於翫好也恐非敬天憂勤之實上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予何隱其過失即命放之終不復畜

北道學校

癸巳四月永安道觀察使李繼孫啟曰本道祖宗誕興之

地如周岐漢沛而距京隔絕負笈芹宮從宦京師者百無一二朝廷禮讓之風文物之美耳目不及苟於氣習一以強悍為俗弓馬為業若學問之事父兄不以為訓子弟不以為意急功利喜誇詐棄禮義尚氣力習以成風遂為驕兵向者逆賊一唱舉道靡然從之此無他不學之故也寢氣習明教化之術不過興學校育英才耳雖六鎮僻遠資性英敏者往往有之乞於永興府鄉校以學業精博有聞望文官差教授擇聚諸邑年少聰敏者教誨且於鄉校量給奴婢田土為支供之資上從之

官孝子

時清州人慶延以孝聞 上召見問冬冰供魚於父泣菜  
菜生信乎延對曰病父思魚臣結密網得魚非異事也又  
問四書二經何者為第一義曰大舜之孝周公之忠臣所  
願學而不能者 上嘉之直陞六品守尼城及卒吏民賻  
米布其妻不受曰豈敢累夫子清德乎○後南孝溫䟽曰  
慶延孝心感天且通性理之學有經濟之才里人豎石表  
其居

### 親耕

甲午五年春 上讀綱目龜錯上書生穀之六未盡懇遊  
手之民未盡歸農侍講官李孟賢曰臣謂今亦如此也僧

徒規避軍役遊手之民坐食不知其幾雖難其盡去請申  
明禁僧之法 上曰今司憲府糾察孟賢又曰自古帝王  
親耕以供粢盛后妃親蠶以供祭服所以重祭祀而報本  
也漢文感賈誼之言親耕籍田禮文具存而祖宗朝未暇  
行之此闕典也臣願親耕籍田上以供粢盛下以示民務  
本之意 上命承旨金永堅具躬耕籍儀以啓至是親耕  
籍田前一日親享先農翌日耕籍上五推宗臣宰臣七推  
判書兩司長九推仍行耆民勞酒禮受賀大赦

### 追崇奏請

九月遣奏請使金碩副使李緇孫奏曰臣以愚庸特蒙聖

恩得守先業有年顧惟所生父臣德宗先祖惠莊王臣嫡子受命為世子不幸早逝今臣既受王爵妻亦為妃而所生父補世子母無名號一國臣民補說不順於人子之心誠有所未安然臣既為先臣哀悼王之後義不可顧私親且懼天威嗟嚔至今竊念天性之親恩義亦重顯揚之懷不能自己敢冒死塵瀆伏望聖慈賜諡俾以廣孝理不勝至願

乙未金礪等回帝降勅曰得奏王所生父諱先封世子早逝及所生母韓氏見在俱未有名號雖為人後者義不可顧私親然顯揚之懷自不能已等因具志王之孝

忱茲特封故世子諱為朝鮮國王謚懷簡封韓氏為懷簡王妃以遂王顯親之志及頒誥命并妃冠服

於是上大赦境內賜羣臣爵一級奉表陳謝始有懷簡王祔廟之議命東班三品以上西班堂上以上會議院相韓明澮及臺諫皆以為不可李坡孫舜孝尤執不可禮判李承古任元濬以為宜祔

領議政崔恒卒歸太虛亭世宗朝擢第在館閣十八年凡講說詞命編摩著述皆主之稱為大手譚恭簡靜端介無華立朝四十年一未被彈亦未嘗一日寄外

丹絃妃

是歲恭惠王后韓氏薨乃丹判奉常寺事尹起卣女為妃  
燕山母也

摺簾

乙未六年有人帖匿名書于政院大意指 大妃攝政之  
弊也於是 大妃還政于 上上固辭不得又令院相韓  
明澮啓 大妃明澮啓曰今若辭政是 東方蒼生常時  
諸闕安心飲酒若爾則飲酒亦不樂安心矣 大妃不從  
遂還政以明澮啓辭有未安之意下教責之於是兩司交  
章請鞠至引 世祖以言語不敬誅楊汀流鄭麟趾鄭昌  
孫事力請不從武灵君柳子光亦上疏請治明澮失言之

罪又不允子光再疏措語失實坐罷

建尊經閣

韓明澮建白自助立閣之費賜經籍藏之李克增啓措典  
祀廳成倪構享官廳其後又建聖殿東西廡及倉堂賜布  
五百疋米三百石又賜學田克增既受米布乞備酒肉聚  
朝士儒生以為斯門盛事大會明倫堂承旨宣醜御厨珍  
味給繹不絕

高灵府院君申叔舟卒歸保間堂事 世宗 文宗又佐  
世祖四登盟府長百僚典文衡以一身為國安危者幾二  
十年軍國重事紛委於前左酬右答接應客使專達德音

周旋之際容儀可觀俱通漢儀蒙古女真等語南使日本  
北征野人所歷山川要害靡不記錄作圖撰海東諸國記  
以進 世祖嘗言桓公之於管仲漢祖之於張良光武之  
於鄧禹先王之於孔明唐宗之於魏徵予之於叔舟一也  
五十九卒嘗與六臣同受遺命臨歿喟然嘆曰人生會當  
止此而死乎蓋悔心之萌矣

### 讀書堂

丙申七年集賢殿罷後讀書堂亦罷 上卽位首開弘文  
館從集賢殿舊制至是館閣諸人建白選文臣年少聰敏  
者蔡壽楊熙止俞好仁曹偉許琛權健等給暇讀書于藏

義寺後修龍山廢佛寺為其所未有名號命曹偉作記并  
額讀書堂三字賜酒賜樂遣承旨落成明朝裁謝箋赴闕  
加紅帕函帛之隨以女樂

### 特進官

上每以經筵孜孜聽受猶以為未廣擇三品以上可顧問  
者輪日叅侍歸為特進官

### 德宗祔廟儀

上詣懿敬廟行焚黃祭就仁政殿率百官上謚丹仁粹大  
妃御宣政殿 上又率百官上丹寶司宰監副正鄭孝終  
等登輪對陳懿敬王當祔廟命議可否領議政鄭昌孫等

八人議稱皇伯考則無祔廟之義稱皇考則於 睿宗  
稱皇考不可疊稱南原君梁誠之議宜陞祔於 睿宗之  
上左叅贊徐居正等五人議議者以為當稱 睿宗為伯  
考於禮不可行護軍金紐議小宗不可合大宗且 睿宗  
先為君懷簡不可序於上然既尊為王不可以月山大君  
奉祀莫如立廟為設祀官遣官致祭或親祭之 貞熹大  
妃親下教設問曰懷簡本嫡兄祔於 睿宗之上何妨或  
云別立廟當幾代而盡懷簡入祔則恭靖當祀否鄭昌孫  
議既稱皇考於 睿宗又於懷簡稱皇伯考是二尊也如  
不得已祔廟則宜序於 睿宗上古制兄弟同為一室恭

靖恭定同為一室不當選矣 上教曰高麗成宗躋戴宗  
於景宗之上名臣李齊賢贊成宗以此為賢况懷簡王為  
世子時 睿宗大君也可謂君臣之分已足躋於上非曾  
僖閔之比也

正月上懷簡王廟號 德宗奉延恩殿將廟祔 睿宗以  
弟而受命在先 德宗以兄進封於後廟位次序命議于  
朝廷韓明澮以為當從受命先後李承召及禮曹叅判李  
克墩請從天倫次序從之太廟則恭靖出夾室陞祔 德  
宗原廟以古東宮為延恩殿以奉之  
將祔 德宗于太廟聚政府六曹三司議之紛紜不一驪

興君閔發亦以功臣與焉問諸左右曰 德宗何人宗廟  
誰氏之宅左右曰 德宗是今上之考宗廟今上祖宗祭  
享之所發曰此正易耳以子祭父合於事理有何他議發  
以無識武夫發言中理人皆多之

### 罷祝壽齋

丁酉八年先是國王誕辰勲舊之臣就僧舍設齋祝釐朱  
溪正深源上書請罷祝壽齋 上手書答曰爾力陳正道  
排斥異端欲使我為堯舜之君吾雖寡昧實嘉爾誠今從  
所言因教曰詩不云乎求福不回豈可佞佛而求福乎其  
罷之

### 鞫金彥辛

持平金彥辛論吏判玄錫圭為小人比之盧杞王安石  
上曰當遍問議政銓曹若無其宗爾受欺君之罪彥辛對  
曰臣當受極刑 上乃召議政銓曹問之皆對曰不知其  
為小人也於是 上怒命下彥辛於義禁府鞫之禁府讞  
以欺罔律杖一百徒三年 上曰罪當死也何律之輕遂  
命押彥辛至政府鞫之同中樞金紐上疏曰臺諫人主之  
耳目也言及乘輿至尊政容事閑廊廟宰相待罪今錫圭  
之為君子為小人臣未之知假使錫圭君子也而彥辛指  
為小人亦不過錯料誤執耳况錫圭不次超擢位列六卿



可謂赫口大臣顧彥辛微者披肝露膽敢爭於雷霆之下  
言雖不中有古骨鯁之風誠宜褒獎以勸士類而反抵於  
罪臣恐自此莖諫解體也 上曰彥辛自言身被極刑予  
當裁斬卿其退去致彥辛於闕庭責之曰欺罔罪當死爾  
今猶以錫圭為小人耶當初爾犯該耶彥辛曰臣非誤執  
錫圭真小人也 上曰爾以錫圭為盧杞王安石其此我  
於唐德宗宋神宗歟彥辛曰德宗用一盧杞神宗用一王  
安石錫圭則兼二人之陰險奸邪而殿下用之臣以為殆  
有過於二君也 上即霽怒慰諭之曰臨死不易辭信也  
殺諫臣者惟隸紂也繫爾于獄者以爾固執耳予豈殺諫

臣哉終不效唐太宗聽諫寢不如初也爾遇可言之事其  
極言之爾之慷慨不屈予甚嘉之往就爾職命賜酒○時  
柳子光任士洪朴孝先等欲擠玄錫圭謀敗只流子光於  
東萊

琉球國遣使未聘

時琉球國遣使聘 上接見于慶會樓下使臣曰今行有  
三壯規慶會樓石柱刻畫飛龍倒影碧波紅藻之間一也  
領議故鄭昌孫風標玉色輝映朝著二也禮賓寺官李淑  
叅畫宴快倒酒大鍾三也

勿許再嫁子孫授官赴舉

上召領議政鄭昌孫議再嫁人事昌孫請依大典更歷三夫外勿論任元濬許琮請宜一皆禁斷遂從琮議再嫁人子孫勿許授官赴舉

朱溪正上疏

時命儒生出入着青衿輪對官白勛請令館學儒生以青衿圍領行于街路金國光曰先朝行此而嘗欲未果今使儒生異服則居館者必少矣李克培曰若戴笠而服青衿必易從也 上可之朱溪正溪源上疏曰我東自夢周鄭建議葺胡服有官者紗帽京外儒生平頂巾及 太宗廟依中朝國子監生例然後千古弊俗一大變也今令儒生

着青衿而不許頭巾然則身可為儒而頭不可為儒耶

上御書嘉獎

延城府院君李石亨卒號樛軒始生有青胞裹之既剖膚黑遍身有毛謂不祥將棄之父懷林止之曰奇男子也勿棄二十六并魁生員進士及第初試翌年連魁三榜設科以來所未有也 世宗命三館賜宴及六臣之死題詩於益山衙軒曰虞時二女竹秦日大夫松繼是哀榮異寧為冷暝容蓋寄哀示志也有請按治者 上曰此詞人詠物終不問先是重試對策石亨與成三問等同優等 上親試之魁御題八駿圖任製各體石亨製箋以天祐作之

君聖人應千齡之運地用莫如馬神物效一時之能為頭  
騶三問言今場可畏莫如李某見而詔曰以馬對君無乃  
不可石亨信其言捨而製詩成憫知之掠其騶為箋竟占  
一頭一時傳為勝談後策佐理功封延城府院君官判中  
樞成廟卽位撰太學衍義輯覽進之 上嘉之賜鞍馬

親蠶

戊戌九年三月 王妃始行親蠶禮時置東蠶室於城東  
峨嵋山下宦官主之又設新蠶壇於漢江下圓壇洞亦令  
宦官主之西蠶在城西十里餘卽古衍宮宮置別坐二人  
專任之其後別坐移屬尚衣院夏則養蠶納繰絲於承政

院較功多小而賞罰

河東府院君鄭麟趾卒號學易齋父興仁學鄭道傳屬內  
侍別監直昭格殿黜禱曰吾無所成願生起家之子麟趾  
生異凡兒十九文科常戒後生曰讀書雖不盡記讀之不  
已自然心地靈明佐 世朝四策功官領議政八十三卒  
○大東韵玉曰麟趾為首相率百官請除魯山人心至今  
憤之張谿谷曰麟趾為 世宗文宗所養臣位致宰相而  
卒為弑君之賊

竄任士洪

己亥十年時進士南孝溫請復昭陵上疏

見下中

辭旨慨

劫時年十八朱溪君深源上疏請勿任勲舊任士洪以為  
朋黨請鞠不許

時都承旨任士洪子光載尚公主戚聯王室勢焰頗熾外  
若修歸內實陰邪嘗與柳子光喉臺官論劾玄錫圭至是  
又羅織孝溫深源將欲網打士類玉堂安琛與同列論議  
其奸上震怒皆見罷臺官俞鎮表泐洙等結論并舉其  
父元濬穢行深源又言士洪即臣姑母父詳知其為小人  
也因歷數其奸邪伏遂命削寃明澮等大懼

尹弼商挾攻建州

十一月時天詔將討建州衛野人勅我國挾攻上命蔡

城君魚有治領兵赴之到江上滿浦以冰漸難渡為辭遂罷  
兵而還上治有治不及師期之罪韓明澮曰我國至誠  
事大中國亦待之無外自平交以下尚不可失信况天子  
之命既已奉承而中違之可乎自祖宗以下事大至誠之  
道至殿下恐替矣請更遣銳師速赴之議者皆曰路險  
雪深不可再舉上亦疑之明澮力請曰議者之言自安  
之計老臣所惜者國家大體至如勝敗之數非所預恤要  
伸大義於天下耳再三力請上從之命右議政尹弼商  
金嶠領偏師四十往征大捷李堪以從事先來獻捷上  
大悅特賜草綠襦帖裡中朝亦降勅褒美

廢尹妃

庚子十一年十月尹妃以罪廢黜十二月陞淑儀尹氏為

妃貞顯  
王后

初尹妃誕元子寵隆驕恣妬忌諸媛不遜於上一日聖顏  
有爪痕仁粹大妃大怒激成天威出示外廷大臣尹氏  
商等將順獻議廢出私第時上將廢中宮天威震動人  
不敢言孫舜孝上疏曰考之於禮婦有七去之惡其一曰  
無子去二曰妬去二者雖無有之而如有三不去則古人  
猶恕也有一去而無六去之失則獨不可恕乎况元子之  
母后其可一日褻處窮閭乎王妃尹氏早膺萬福之源獨

得多男之慶而一朝遜居閭閻中又絕供奉之資是雖自  
取寧可少息哉處君臣朋友之間義當勝恩在父子夫婦  
之際恩當勝義他日元子有惻隱之心殿下寧無後悔  
之念云云

是歲遣韓明澮等陳奏天朝曰結妃尹氏性度乖戾不克  
欽承寵命失德滋甚大失臣民之望不獲已承臣祖母尹  
氏臣母韓氏之教廢置外第以副室尹氏為妻伏望聖慈  
特賜結妃誥命冠服

丁酉有人詐稱監察尚宮家人投書于權淑儀家淑儀  
上之其書曰嚴鄭兩昭容將謀害中宮及元子云云上

於中宮房見小囊盛砒礪又於小箱藏穰方書丹

問於中宮以為婢三月親蠶時所進後三月以非所書  
供招 上將廢中宮命議于朝廷領相鄭昌孫不能強  
諫 上命降封嬪別處慈壽宮承旨李克敏任士洪力  
諫而止絞婢三月其餘杖竄府夫人申氏母妃以預聞  
其謀臺諫請削爵不允後上見宮中交通外間即令政  
院禁之

戊戌 上將廢中宮許琮引漢武宋仁之失力諫不可  
上尹邁問曰訟田自有該司爾何誘爾母召請于中宮  
耶邁曰此臣不知 上曰後若如此爾雖不知予當罪

爾中宮國母不可干以私事

鞠蔡壽權景祐

大司憲蔡壽入侍經筵與校理權景祐同啓曰廢妃尹氏  
雖坐廢曾配至尊而今廢處閭閻奉養亦窘請別置一室  
官給廩餼 上震怒以為阿媚元子為後日地命大會公  
卿議鞠問壽景祐對不屈又下禁府鞠之壽等對之如前  
竟赦不罪三年始赦

春帖詩

壬寅十三年正月 上獻壽于 大王大妃仍親製春帖  
詩以進曰三元佳氣妙春陽斗柄東回百物香臘雪欲消

延曉日東風送暖入椒籬門門雞唱新年瑞殿殿雲開舊  
日光同極情懷向日報惟知慶祚祝靈長願甲春初喜色  
來雲凝殿裡曙光開椒花香動十年頌栢葉青浮萬壽杯  
義日未消千嶂雪舜風先蕝一園梅乾坤萬象真如舊屈  
指嘉祥未罄枚

左贊成韓絙禧卒當 世宗建藏經閣購四方遺書居常  
披閱瓦落載腹人比之世南秘書 世祖凡經籍典章裒  
集纂述委任責成嘗有疾濱死 上手製文禱之以柳巷  
之孫文簡之子西原義之弟上黨之再從兄累世勲德富  
貴赫然而冰擊自宋萊樞不結寵極而心轉小位高而志

愈卑能砥礪名節保全終始也

貞熹王后國恤

癸卯十四年三月 貞熹王后昇遐于溫陽溫泉行宮奉  
梓宮還京安于城外永順君家贊成許琮啓曰昔河崙死  
於城外八城殞之重大臣也今以殞大行王妃於城外臣  
竊痛之○梧陰雜記曰貞熹之喪金訢論羣臣服制疏曰  
貞熹當國家危疑之際首定大策權同聽斷保佑乂安功  
在社稷而 殿下悲傷念慕以羣臣服朞之典為嫌欲從  
三年之制以后而從王制非先王制禮之意女主聽政喪  
服之制同於大王則末流之弊可勝言哉

鼓舞人才

上好文繡契兩聖寵獎儒林迥出常謨一時文章魁傑之士彪炳玉署如曹偉申從漢俞好仁金訢成希顏尤被隆眷常所述作隨日書進偉好仁俱以親老丐外特致未石以優其親偉遭艱錫祭榮之寵及存止人人感起鼓舞人才振作士氣誠千載罕有之盛也

前察訪李寬義年七十五家居利川精於性理之學一時縫掖所共推服是年孫舜孝薦徵召講大學中庸命徐居正許琮李克基等論性理之源天地度数日月星辰歲差曆法寬義辨對不差 上下諭監司曰前察訪李寬義理

學精熟召致試問果副所聞將欲顯用寬義自以年老欲還田里以終餘年予嘉其志賜衣許還其令所在官賜米豆以示予褒美之意

李蕃居安康縣州屬慶姿稟殊異儀容端正弱冠遊府學從師取友通經學工文詞筆法亦妙 上覽蕃都會居魁之作嘉賞之即命秉傳赴闕給紙筆更試之又賜衣食之具許留國學使卒其業多士榮之李蕃己卯進士有子曰彥迪

崔淑精以懿墓祭官題齋壁曰笙鶴朝天去不還城西十里卽緱山烟霞時鎖松杉路雲霧深藏帝豹闕此日嶺繁明可薦當年弓劍杳難攀傷心杜宇穀穀苦淚灑春風點



血斑 上親幸覽之甚加歎賞驟至大官

值旱親禱慶會池聞樂毅乃房主監察行禮宴也大怒盡下詔獄二十四人子茅上疏乞哀挺入親問房主子年十三對曰此疏作之書之皆出臣手命題閔旱賦試之其兒立就末云東海冤婦尚致三年之旱聖主以此軫念成湯千里之雨致之不難 上奇之御筆書曰甯能文又能書見甯文叔甯父見甯書赦甯父同僚其移孝于忠命史官持書從兒往禁府盡放之兒即房主子金虬也後虬魁文科判書宣陵國忌必涕泣三日竟月不食肉其子孫以其御書為障懸神主之後云

上於筵罷必御便殿六承旨各持所屬各司公事率該負親詣 上前呈進 上必與該負及承旨尋繹事理反覆商確如其不可則令退而更議如得其可則必問曰此乃堂上之意耶籍其姓名以備他日調選至於守令邊將之拜辭亦必一一引見先問其出身根脚族流交友次問其莅官撫軍治民禦賊之方善者嘉獎又從起遷其不善者則黜之并其舉主而罪之雖侍從奉使者亦如之以此外官赴任者自知其不勝任則輒稱病不敢拜辭 上聞一守宰有異政知其為大用之器擢為執義三司交章爭之數日又擢為吏曹叅議三司又極論之數日又擢

為吏曹叅判三司遂止不復論曰若此不已則必至三公  
不如且止其人後為相果稱職以是國人服 上之知人  
上嘗夜遊遙見三角山有火徹夜使人往見之有書生懸  
燭讀書使問之曰何為如是勤苦對曰欲為及第耳 上  
命作絕句仍賜第云

藝文校理崔漢禎以醇謹蒙眷遇承旨任士洪忌之啓曰  
崔某年老不合侍讀 上不之答以御筆書漢禎名趨拜  
大司諫士洪惶恐失措士林莫不為快

有宦侍自湖西歸 上從容問民疾苦仍及閑事對曰忠  
州牧使有一客眄一妓甚愛之而妓情冷落及別客不能

別時廣文軼在座客執廣文手與妓帶垂涕謂曰君獨不  
能慰別恨乎乎廣文為賦一律有曰紫芝崔帶橫腰細黑  
忝張靴着足安客不為之顧也 上聞之莞爾而仍書廣文  
之名於柱異日特以 廣文入弘文錄憲府論之 上曰  
奔走權要而得之者為公乎名徹人主而見知者為公乎  
其人力爭 上赧色俱厲責名出其人戰慄而退誤從御  
路行 上熟視謂左右曰自己當行之路尚不知反欲塞  
人前程乎廣文竟入玉堂乃奇才也

上顛倒一時人物手段甚滑一日 上散步後苑有鳩偶  
啣一紙墜于御前審之乃海邊守令致餽于左承旨物目

篋子也 上袖其紙御經筵召六承旨從容言曰若外  
方守令以食物遺於卿等則可以不顧禮義而安心受之  
乎諸承旨對曰安敢受之同轂以對如出一口左承旨避  
席伏地曰臣則不然有九十老母昨有一守令素有厚分  
以海味遺臣臣受之矣 上笑之自袖中出其紙曰卿可  
謂古之遺直

上親享宗廟有一掌令為大祝當讀祝便不出轂有如符  
口者翌日 上命除豐川萬戶言官爭之 上曰號為文  
官而不能讀祝一字聞粗解決拾可使當一堡足矣過數  
月以舊職召還

有一人上疏求伸寃 上問誰寫此疏曰士人姜信也巫  
召之使寫楷書妣書而進 上曰楷書當無比遂授造紙  
別坐累召見之數年躡至判決事亦能稱職

時有告寃者召逆魁使之坐卧起動曰觀汝狀貌難居吾  
位遂釋之自是終 上之世告密不行焉

上舍生朴元齡稍善書 上覽而嘉之下書其鄉賜紙筆  
以獎之榮輝鄉閭無不驚動夫才藝細技豈足以上動睿  
賞哉然不以聖能而廢之獎勸之隆必出於誠如此由是  
文章書畫工技百術莫不賴激而精臻乃知聖人鼓舞轉  
移之機特在一頓笑之間若非誠意之好復超凡情則雖

百方勸勅嚴立程課祇見其騷煩顏情耳安能動人若此之深耶

上接臣僚有若家人父子而臨政肅敬羣臣莫敢隱情飾行在上前互相長短面批不少諱避及出闕門坦然歡欣無一纖芥相遠蓋上之神明威德所變化也

徙富豪於西北

甲辰十五年時江藩胡越界構亂殺守守令擄掠人民邊備踈弛故徙富豪良人徙西北兩界

金訢進十思疏

直提學金訢以父命進其外曾祖成概所書魏徵十思疏

以寓規箴之意上乃以經御白綃帖裡墨忝皮靴手札金箋賜之曰爾父勸汝以魏徵自期爾又勸予以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陞訢為工曹叅議其父友臣為丹陽守訢往省父病於丹陽命給馬賜藥餌曰友臣予之甘盤也

犀帶金帶

乙巳十六年上特賜禮曹判書李坡犀帶曰卿典禮三載母有過錯供職之暇不忘經史又賜吏曹叅判金宗直金帶曰卿為近侍父子知卿將國家大任也各超一資坡文烈公李甸子也素博洽性理之學尤憫於典禮貞熹

王后之喪節其變通事無欠缺

論登御榻

丁未十八年時 上置酒仁政殿酒半贊成孫舜孝知燕山不克負荷登御榻撫床附耳語曰此座可惜 上曰吾亦知之不忍廢也舜孝仍曰女謁太盛言路未廣 上俯與語臺諫啓人臣登御床大不敬附耳語太無禮密啓何事 上曰以予不聽諫且戒女色竟不允

上黨府院君韓明澮卒厚七月而生四體未具有老婢置敗絮中數月漸就歧嶷腹上有黑痣象台府斗極少從鄭麟趾學長與權擊友佐 世祖靖亂殺六臣歷事三朝四

首麟閣再為國舅貪財好色賂遺相望廣構第舍多畜姬妾朝京時附老宦鄭同多以所賚私獻於帝構亭漢上扁以狎鷗以定策功自擬韓忠獻之畫錦堂上作詩別之朝士爭和而崔敬止詩曰三接殷勤寵渥優有亭無計得來遊腦中自有機心靜宦海前頭可狎鷗詩為第一而明澮惡之不列懸板中有詔使欲往賞明澮請借龍鳳遮日以移觀不許明澮作色而起言官論以無君竄外尋放晚年權勢已去愀然有守寂寞之歎然朴直無他故能保金熱名

納世子嬪

戊申十九年二月納世子嶰嬪風雨大作御札付嬪父慎  
承善曰世俗以婚日風雨為忌然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萬  
物之生莫非風雨之功云至午開霽

大提學徐居正卒歸四佳歷事五朝并判六曹再長憲府  
五人黃扉 端宗癸卯隨 世祖朝京宿娑娑堡是夕母  
訃至 世祖欲秘之夜居正驚起流涕曰夢有月恠月母  
象也有母在堂夢不祥是以悲耳 光廟歎其誠孝遂以  
實言後謂居正曰吾之取子非獨才乃以鴨江之夢秉文  
衡二十六年不適如佔俾齋金宗直晉山姜希孟三灘李  
承召皆不得為人有言不宜久典文衡答曰我適誰當此

仕蓋與金姜不相悅恐衣鉢歸於金姜故不適云嘗邀金  
時習示太公釣魚圖請題詩即寫一絕云風雨蕭蕭拂釣  
磯渭川魚鳥學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  
公默然良久曰子之詩吾之罪案也

### 廢妃賜死

己酉二十年五月賜廢妃尹氏死尹氏既廢日夜號泣結之  
以血宮中毀傷日滋 上遣內豎廉察 仁粹大妃教  
宦者對以梳洗艷粧無悔恨意遂信其誦而加罪  
尹氏之廢 上常以諺書書其罪遣中官及承旨逐日隔  
回諷讀冀其改過而復壺位尹氏終不改竟賜死

賜死傳旨曰廢妃尹氏性本陰險行多悖逆曩在宮中暴虐日甚既不順於三殿又肆凶於寡躬待之如奴隸至言并足迹而削去之是特細事詳見歷代母后攝幼擅政之事必以為喜常以毒藥自隨或置懷抱或藏篋笥非惟欲去其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嘗言曰我命長壽將有所為此則不道之罪關於宗祀而猶不忍斷以大義只廢為庶人置之私第今者外人見元子漸長前後紛紛以此為言雖在今時不足深憂後日之裕不可勝言若使凶險之性得操威福之權則元子雖賢不得有為於其間而跋扈之志日益自恣漢呂唐武之亂翹足可待予念至此深用

寒心今若優遊不早定大計而國事至於不可救則悔之無及漢武猶為萬世之計殺無罪之鉤戈况此凶險之人又有難赦之罪乎肆於本月十六日賜死于其第二十日傳旨禮曹曰廢妃之惡昭著史策而非惟國人之所共憤寔亦天王之許敗黜者也予以薄德配不得良上累祖宗之大德下負臣民之顯望慚赧之心曷有其極然賴天地祖宗之陰佑承三殿訓誨之丁寧身既免唐之中宗罪已明晉之賈后此大臣之所共歡而賀者也予以今日思晉之事中夜歔歎獨坐不眠者不知幾日也雖永不賜食魂生有寃我何於恤但母以子榮君之惠也防其後

樊君之政也顧念儲君之情寧不惻然今特名其墓曰尹氏之墓定墓直二人仍令所在俗節致祭以慰其子且感魂情雖予百年之後永勿改易以遵父志  
廢妃之死李世佐以代房承旨持藥去其夕還家與其妻同室而臥妻問曰聞朝廷論廢妃不已畢竟如何世佐曰今已賜死矣妻愕然起坐曰傷哉吾子孫其無遺類乎母旣無罪而被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朝廷將置世子於何地而有此舉措乎及至燕山甲子世佐與其子守貞皆被

儒焚佛像

時仁粹大妃成宗母造佛像送于淨業院儒生李鰲等取焚之 大妃請治之 上曰儒生闢佛可賞不可罪且自內聞之命推儒生非人君之政也  
右叅贊鄭蘭宗卒美風儀襟度豁然早為 世祖器重為北兵使等穩城長城四十里因李結宗學規豐其廩餼嚴其程課暇日詣學課業自是此人皆興於學

征野人

辛亥二十二年野人寇永安道殺邊將命本道監司許琮往征之時琮任滿當適命仍任琮受命興師征尼麻車果遁避登山望見我軍不見其際懍然曰彼皆人耶何如是



夥也琮之此行非徒尼麻車震惜建州三衛聞報亦懼琮不交一兵而還 上聞之遣都承旨鄭敬祖宣醜勞問時琮為都元帥李季同為副元帥發六都騎步二萬十月渡豆滿江踰鬱地嶺至賊巢尼麻車已知幾逃匿遂焚盪廬室捕斬男女各一以十月還渡江

幸成均館

壬子二十三年八月 上幸成均館祀先聖先師祀畢退御下輦臺文臣樞宰分庭列坐八道儒生雲集計可萬餘上下皆揮花叅宴 上親製樂章奏而侑之各司分掌設饌遣內官贊察

刑曹判書金宗直卒號佔俾齋 世祖朝擢第為校理孝友天至文章高潔家居雞鳴嶺櫛正衣端坐雖妻孥之間不示惰容四方耒學者隨其器而教導之金宏禹鄭汝昌以道學名金駟孫俞好仁曹偉李宗準南孝溫洪裕孫以文章顯其餘指授者甚多以刑曹判書辭病歸密陽庄舍卒謚文貞○退溪曰宗直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上

癸丑二十四年二月右議政許琮卒號尚友堂兒時讀書山寺夜有盜盡取諸兒衣鞋而去琮取筆書壁曰既奪我之衣方宜吾鞋之莫偷既奪衣又奪鞋竊為盜先生不取

也聞者已知其非凡器也魁顏廣額美鬚髯身長十一尺  
二寸恣表出人自是睿春日隆常兼宣傳官施愛亂起復  
為北兵使為人博學能文神機默斷出人意表天文律曆  
醫卜無不精通又善弓馬國有大事必為元帥然不治產  
業所居僅蔽風日淡如也常言富貴在天何用力求妄希  
非分適足為灾其婦有文行識鑿享年百歲凡朝廷大義  
琮兄弟必就問成廟將廢尹氏二公宮之婦曰豈有子在  
儲宮罪其母而國家晏然無故者乎於是忠貞稱疾文貞  
以異議逆職後廢主恣誅滅議當廢者而文貞獨免人皆  
服其卓識

國恤

甲寅二十五年 上有疾猶聽斷庶事及疾篤具冠服引  
見大臣屬以後事十二月 上昇遊于大造殿 上聰明  
英武寬仁恭儉通貫經史尤邃於性理之學至於百家星  
曆鍾律靡不通曉財藝書畫亦臻其妙孝友出於天性祭  
祀非有事故必躬必謹奉養三大妃克盡誠敬待月山君  
恩 脩至宗室諸親亦時召見于內置酒行家人禮怡怡  
也必日三御經筵日三朝大妃殿日引宗室射于後苑對  
宗室必設小酌妓樂隨之此固太平盛事然議者或以為  
燕山之耽於燕樂有耳目之習然也惜哉 上好善愛士

亦至矣天使董越將還謂許琮曰爾國有君而無臣

大事編年

燕山記

燕山君名愾 成宗元子母廢妃尹氏成化丙申生弘治  
乙卯即位正德丙寅廢在位十二年降封燕山君放于喬  
桐十二月卒壽三十一墓在楊州海等村  
廢妃慎氏籍居昌領相承善女左相守勤妹 中宗某年  
卒墓在忘憂里尹廢妃墓局內  
甲寅十二月君即位 君嘗有疾寓於崇禮外晉山山君  
姜希孟家每遊於園中松下及其即位官其私如秦政五  
大夫之為繞以金帶令過其門者皆下馬

朴英弃官歸

初成廟養一麀馴擾之名曰庶童不離左右一日其庶未故廢主延足蹴之成廟不悅曰獸亦依人何其不仁也成廟昇遐主卽位日手射其庶而殺之時朴英初登科為宣傳官見其帶箭流血而出卽日謝病歸田當時見機而作惟英一人而已

金宗直謝病歸鄉

乙卯元年時燕山新立朝野皆稱英主而刑曹判書金宗直以老謝官歸鄉鄉人問曰今王英明先生何辭位而來宗直曰觀新王眼睛如吾老臣得保首領幸矣未幾有戊

午甲子之禍人皆服其先見縫睡

復廢妃

丙辰二年春復廢妃尹氏為后議遷墓未果○命收議于宰臣虐威殺戮人莫敢異言禮曹判書申從漢獨抗論廢妃得罪先朝遺教著在令甲不可與鈞弋甄后并論論議甚正天威雖震不少撓雖以廢主之暴不能加罪

議立廟

時議立廟申從漢援據古制言葬則必有主而安神必有廟而奉祭尹氏誕育聖躬宜尊廟貌而奉之然得罪先廟揆之於禮有所未安謹按漢昭母趙婕妤好為置園邑又令

長丞奉守如法然立廟則無考惟韋玄成傳以為勿修孝  
昭太后寢祠園則只有寢祠而無廟於京師明矣魏明帝  
母甄后有司請依周姜嫄別立寢廟奏可夫姜嫄帝嚳之  
妃后稷之母周尊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故特立廟而  
祭其事不同而援以為例蓋出一時傳會之說也况漢武  
魏文皆無遺教與今事體不同廢妃既與廟絕殿下不可  
以私恩而害禮雖不立廟立主只祭於廟亦足以盡其孝  
矣議雖不見用羣議不能屈  
遂立私廟號曰孝思廟祭如原廟封崇其墓號曰懷陵大  
司憲金誼率諸臺執以為非 先王意庭立十餘日無倦

色主曰前憲長知母子之情卿獨不知何也對曰前憲長  
但知有母不知有父時論偉之大司憲姜訥諫曰先王之  
禁也主既深怒之校理權達手慨然以為非 先王意館  
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

初成宗己酉廢妃尹氏賜死尹氏以拭淚斑血悅付其  
母申氏曰吾兒幸保全當以是告我哀怨且葬我於輦  
路傍俾瞻車駕遂葬于健元陵路左及 仁粹大妃  
上賓申氏交通內人潛訐生母尹氏非命之寃且上其  
惋主嘗以 慈順妃為親母聞之愕然慘怛見時政記  
後怒而至甲子獻議大臣及奉使之人皆剖棺斬屍碎

骨飄風

諫宣陵創寺疏

丁巳三年時主初寺於宣陵傍右議政魚世謙上疏諫曰我成宗深斥佛教令勿度僧今者初寺宣陵傍且內司之財無非國物也費於建寺而謂此非國家所出可乎成宗闢佛御書俱在實錄寔嗣主龜鑑臣前者祗事宣陵見寺在陵上金鼓震動所當撤去豈宜更作

史禍

戊午四年七月廣陽君李克墩靈戒君柳子光發獻納金駟孫成宗實錄史姓追刑故判書金宗直殺駟孫等

先是金駟孫嘗受業於宗直李克墩嘗為金羅監司成廟之卷不進香京師載妓而行駟孫書其事及貪贓事於史草克墩私請改之駟孫不從故啣之子光嘗遊咸陽郡作詩懸諸壁及金宗直守是邑掇而焚之曰何物子光乃敢爾耶子光恚忿恨切齒而以宗直寵遇方陰反自納交其卒也為文而哭之比諸王通韓愈駟孫為獻納好畫言不避權貴疏論克墩與成俊互相傾軋將成牛李之黨克墩大怒及修成宗實錄克墩為堂上見駟孫史草書已惡甚恚又書世祖朝事欲因此以報已怨一日屏人語總裁官魚世謙曰駟孫誣毀先王

臣子見如此事不聞於上可乎吾意謂封史草以啓聽上  
處置則於吾屬無患矣世謙愕然不荅居久之乃謀於子  
光子光攘臂曰此豈遲疑之事乎卽往見盧思慎尹弼商  
韓致亨先叙受恩世祖不可忘之意以動其心然後乃  
言其事蓋思慎弼商世祖寵臣致亨後連宮掖料其必  
從已故語之三人果皆從之俱詣差備門外呼都承旨慎  
守勤耳語良久乃啓之初守勤之為承旨也臺諫侍從以  
為外戚得權之漸力諫不可守勤啣之嘗語人曰朝廷是  
文臣掌中物我輩何為至是羣怨交集主又猜暴不善學  
問故先惡文士乃曰要名陵上使枚不得自由者皆此輩

也常鬱鬱不樂欲一施快而未敢下手及聞子光等所啟  
以為忠於國家獎待特厚命於南賓廳鞠囚令內豎金子  
孫掌出納餘不得與聞檢閱李思恭請見不從  
鞠駟孫問史草何以誣書先王朝事供曰史記有曰先  
是有曰初云旣追記世祖朝事德宗貴人權氏事聞  
於貴人之姪許磐云又鞠請復昭陵事供曰先王立崇  
義殿封王氏後欲聖朝行仁政故云爾駟孫曾為忠清都  
事時上䟽請復昭陵故并鞠之又鞠後殿曲事供曰昔在  
西湖茂豐副正揔鵠琴相訪彈後殿曲同議其音哀切非  
治世之音故并及於史草再三盤問同議史草之人只供

臣既輸情請獨死洪士灝搜駙孫家文書得李穡書言史  
事大槩君之史草在成重淹房重淹言堂上不逐日記  
事不欲載之余言金季雲駙孫一字得無遺脫云問士灝  
駙孫在途云何士灝曰駙孫云此必李克墩叢史事也克  
墩事吾書諸史草克墩斫其削去吾不聽故舍怨云

子光以獄事自任每於子孫傳教時必進當其前曲為恭  
勤之態其傳教之辭若涉嚴刻自以為得上意更加俯伏  
若將申謝之為者聽訖而退欣欣有自負之色乃於座中  
大言曰今日是朝廷改排之時復有如此大處置不宜尋  
常以治之又啓曰此人徒黨甚盛變不可測防護軍項嚴

密乃抄禁衛兵把截宮門內外以嚴出入囚人就鞠時亦  
令軍士押行子光猶慮治獄漸弛未盡如意日夜謀所鍛  
鍊一日自袖中出一卷書乃金宗直文集也摘其中吊義

帝文與述酒詩述酒詩誅劉裕篡弒之志遍示諸推官曰此

皆指世祖而作駙孫之惡皆宗直誨而成之也自有為註  
釋逐句而解之令主易知仍啓曰宗直欲毀我世祖將  
論以大逆不道其所為文不宜流傳并皆燒毀主從之凡  
藏宗直詩文者令於二日內各自首來納焚於賓廳前庭  
其諸道館舍留題懸板令所在搃毀成宗嘗命宗直撰  
環翠亭記掛在楯間并請殺之所以報咸陽之怨



傳旨曰金宗直草茅賤士 世祖朝登第 成宗擢置經筵久在侍從之地以至刑曹判書恩寵傾朝及其病退成宗猶使所在官特賜米穀以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駟孫所修史草內以不道之言誣錄 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吊義帝文其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有神人披七章之服頎然而來自言楚懷王孫心為西楚霸王所戮沈之郴江因忽不見余覺而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不啻萬有餘里而世之先後亦十有餘載來感于夢寐此何祥也且攷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密擊而投其屍于水歟是未

可知也遂為文而吊之惟天賦物則以余人兮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華豐而夷嗇兮曷古有而今止故吾夷人又後十祀兮忝吊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為益也雖鱣鮪鯢鳧曷有保兮思漏網而營營時六國之遺祚兮沈淪播越僅媿夫編氓梁也南國之將種兮踵血狐而起事求得王而從民望兮存熊繹於不祀握乾符而面陽兮天下固無尊於芋氏遣長者而入關兮亦有足觀其仁義羊狠狼貪擅夷夫冠軍兮胡不收以膏諸斧嗚呼勢有大不然者兮吾於王而益懼為鹽腊於反噬兮果天運之蹶蓋郴之山礫而觸天兮景曖曖以向晏郴

之水流日夜兮波淫洑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旣兮  
魂至今猶飄蕩余之心貫于金石兮王忽臨于夢想循紫  
陽之老筆兮思墮蟬以欽欽舉雲罍而酌地兮冀英靈之  
來歆云云其曰祖龍秦始皇也宗直以始皇比 世祖其  
曰求得王以從民望者宗直以義帝比魯山也其曰羊狼  
狼貪擅夷冠軍者宗直以羊狼貪指 世祖以擅夷冠  
軍指誅金宗瑞也其曰胡不收以膏諸斧者宗直指魯山  
何不收 世祖也其曰蓋脂於反噬者宗直謂魯山不收  
世祖反為 世廟蓋脂也其曰循紫陽之老筆者宗直以  
朱子自處其心作此賦以擬綱目之筆駟孫贊其文曰以

寓忠憤念我 世祖大王當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  
機垂發誅除逆徒宗祀危而復安子孫相繼以至於今功  
業巍々德冠百王不意宗直與其門徒言譏聖德至使駟  
孫誣書于史此豈一朝一夕之故陰蓄不臣之心而歷事  
三朝予今息之不覺慄慄但其議刊名以啓  
子光欲乘主怒為一網打盡之計目禹商等曰此人之惡  
凡為臣子者不共戴天之讎當究其黨與一切鋤去然後  
朝廷方得清明不爾則餘黨復起裙亂之作不久矣左右  
默然思慎搖手止之曰武靈何至為此言耶獨不聞黨錮  
之事乎禁網日峻使士流無所容措而漢隨以止清論宜

在朝廷清論之止非國家之福也武王何言之謬耶子光少  
沮然獄事所連逮者必欲窮治不已思慎又止之曰當初  
吾輩所啓為史事耳今枝葉蔓引不干於史事者因繫日  
家無乃非吾輩本意乎子光不悅  
及定罪之日思慎意獨不同子光作色詰之各以其意而  
啓主從子光等議是日晝悔雨下如注大風從東南起拔  
木飛瓦城中人庶莫不顛仆股栗

頌赦文

略曰奸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欺售凶謀為日久  
矣假托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毀先王滔天之

惡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駟孫權五福權  
景裕朋奸黨惡同轂相濟稱羨其文以為忠憤所激書諸  
史草欲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科并令凌遲處死駟孫又  
與李穡許磐姜謙等誣歸先王所無之事傳相告語筆  
之於史李穡許磐處斬姜謙杖一百籍沒家產極邊為奴  
表沾沫洪翰鄭汝昌茂豐副正愍等罪犯亂言姜景叙李  
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等知亂言而不告并決杖一百流三  
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鬻李胄金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康伯  
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結為朋黨互相稱譽或譏  
議朝政謗訕時事熙載杖一百流三千里李胄杖一百極

邊付處其餘并杖八十遠方付處而流人等并定烽燧爐  
干之役成重淹杖八十付處李宜茂杖八十徒年修史官  
見駙孫史草而不卽啓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金銓  
等罷職洪貴達趙益貞許琛安琛等左遷人臣無將既伏  
不道之罪雷雨作解宜霈惟新之恩云云左議政韓致亨  
等進賀

尹禹商盧思慎韓致亨等各賞伴倘十人奴婢十三口丘  
史七名田百結表裡廐馬等物子光以下論賞有差禁府  
都事賜馬

金宗直號佔俾齋學問文章為一代領袖四方學者隨

其器之大小充然有得而帰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一時道  
學文章之士皆出其門

金駙孫誦濯纓子慷慨有大節魁偉有冠局又文章汪  
汪若河海性簡亢小許可尹月汀曰先生宇宙間間氣  
也其生也非偶然則其死也豈人之所能與哉惟其著  
述浩渺灝噩見者皆望洋焉華人至稱以東國之昌黎  
然先生生乎程朱之後與寒暄一蠹磨礱沈灌則其擇  
之精也必異乎漢唐之世矣

鄭汝昌號一蠹與寒暄遊佔俾門深探性理之源遂窮  
體用之學戊午杖流鍾城○鄭桐溪曰先生之學以瀛

洛為準的讀書以窮理為先處心以不欺為主日用工夫不出誠敬之外至於治平之律令格式無不求其極究諸治縣已見其端緒矣與金寒暄志同意合許以莫逆論道講學動必相隨惜其微言餘論不少傳於世金宏弼號寒暄少豪逸不羈遊走市街鞭笞人物既長發憤學文初佔俾齋授以小學拳拳服膺人或問時事則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作詩有小學書中悟昨非之句宗直批曰此言乃作聖根基興起斯文訓迪後生為己任論不倦隨才成就真積力久猶恐不及確而不滯通而不流應官處俗不朶甚異雖任務迫急不廢講

論史微起配熙川○李退溪曰寒暄之學既無著述又無文獻其造詣淺深未可知也且踐履雖高而於道問學工夫恐有未盡也

鄭希良號虛庵好高節耻與惡人居耻與惡人言戊午配義州放還德水深於易數善推占自籌其命以其時位不定歎曰若在某子當大貴在某子勾不可言嘗曰甲子之禍甚於戊午居廬德水壬戌端午日獨出散步坡隴間給僮僕入山採筆管菜老蒼頭返不見尋之祖江邊有空履着虎而已無子其妻葬其遺衣

李穰小徒金宗直學志氣峻烈 成宗嘗有疾 大妣

使巫女行禱設淫祀於泮宮碧松亭公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 大妃大怒 上陽怒命成均館悉錄其儒生儒生以為必獲大譴爭相亡匿公獨不亡 上尋召大司成教曰爾能導率諸生使士習歸正予庸嘉之特賜酒尹弼商為相用事會天旱公上疏曰蒸弼商天乃雨至是為弼商所搆與金駟孫同被酷禍臨刑神氣如常自作絕命歌

論拒諫打圍疏

庚申六年時主荒淫無道惟事拒諫打圍吏曹判書洪貴達乃上疏屢言略曰人主無所於屈惟屈於臺諫而已

屈而從其言使治道高出百王則所謂暫屈而永伸也又諫政獵曰近者內則雷電示災外則戎狄構禍宜上下交脩以弭災消患為務獵獲雖曰奉宗廟今之被殺擄者皆先王先后之赤子也欲以獵獲致孝親其享之乎每入侍必移晷論啓主頌厭之又進十餘条皆宮禁祕事反復開諷語甚切直主益不平盡奪其官出為京畿監司 左議政魚世諱卒為文章操筆立就不拘常格自成一家 居官治劇剖決如流嘗獨居書堂一張琴瑟一具博奕客來輒飲蕭然如處士家

以廢妃作文

癸亥九年二月以廢妃為顯命作文以進主暴虐日甚少  
有違旨者輒行殺戮常恨母妃之廢年幼不能知至是每  
見時政記又傳聞其事深自憤恚其命作文以進者欲備  
悉其時事狀也

左贊成尹孝孫卒父為議政府錄事往刺朴相元亨閤人  
辭以相公入睡日晚因悌謂孝孫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  
汝須勤業毋如爾父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  
門前刺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其  
父不省翌朝又往刺元亨見問之其父驚以實對乃召見  
孝孫竟納為婿 成宗朝赴京還奏中朝享聖皆設饌卓

乞依皇朝制從之又以世子朝服與臣僚同制議定七梁  
遠遊冠之制幼時讀小學行灑掃定省之禮其祖奇之名  
以孝孫

士禍

甲子十年春主欲崇尹氏徽號廷配 成廟議于廷皆曰  
允當季苻拜應教與同僚獨議曰追崇之典於禮已極今  
不可復加主大怒下鞫之將置首議人極刑或有冀免者  
力辨不已時應教權達乎在外逮繫後至則曰唱議我也  
非季苻也於是達乎死苻得杖流忠州

於是主憤其母非命考出其時獻議諸臣及奉使之臣及

復位時忤旨諸臣凡百餘人不論存沒并置極典論以大逆

以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李坡金承卿李世佐權柱李克均成浚為二六奸臣坐廢母事皆致之極刑弼商克均世佐權柱成浚被禍其餘剖棺斬屍碎骨飄風甚至投屍江中盡殺其子弟婦皆定屬媚亦遠竄緣坐應誅而先亡者并令斬屍同姓總親決杖分配破家瀦澤立碑列書罪名賜藥承旨李世佐親族亦坐被禍玉堂諸臣朴閔等俱被慘刑前古無比

主方肆淫虐有人以謗文書其惡貼于街路主謂此是被

罪者親黨所為盡為逮捕竄配之人拷掠慘酷且令禁中外毋得習謗文

傳曰戊午史草事其黨多分配外方其時奸旬之徒挾私用情死者得生生者反死此輩存之何用并令拿來又傳曰戊午之黨負才交結非議朝事例同亂臣并加罪

成廟辛卯南孝溫上疏請復昭陵至是指為逆賊進刑孝溫剖棺斬屍及其子忠世

叅贊洪貴達應教權達李朱溪君深源吏曹正卽李幼寧正字卞亨良典翰李守恭司諫郭宗藩獻納朴漢柱司諫康伯珍應教崔溥弘文博士成重淹佐卽李龜金宏稱申



澄直提學沈順門大司諫姜訥直提學金千齡副提學鄭麟趾正言李胄輔德趙之瑞承旨鄭誠謹縣監鄭汝昌正卽成景溫校理朴闇叅判曹偉監司權柱正卽姜謙承旨洪湜宦官金處善或以金宗直門徒或以敢諫皆被慘禍其已死者皆戮屍

### 殺二淑儀

時主淫虐備至撲殺嚴鄭兩淑儀於內庭昭惠王后方沈綿牀席遽起危坐曰此亦父主後宮何至是耶王以頭撞后玉體后曰凶惡哉遂臥不言乃肆行不道殺兩淑儀子安陽君鳳安君其妻則令嫁他人

先是任士洪朴孝元等朋奸黨惡成宗知其亂政之人擯不用之士洪之子光載尚睿宗女崇載尚成宗女崇載性凶狡倍於其父奪人姬妾納于主主甚寵愛數徵幸其第士洪乃出謁仍泣告廢妃以嚴鄭兩貴人之譏至於賜死主遂殺兩貴人肆行不道至是大殺朝臣百餘人播紳清流罕得脫焉士洪挾私而陰導也○我朝培養人才之盛無如成廟但不識任士洪之奸蔡壽等劄論并加譴斥釀成其奸以卑廢主之淫虐宗祀幾危惜哉

### 短卷

四月 仁粹大妃昇遐議行易月之制 慈順大妃據禮

執以為不可且曰我不敢從主愠甚以婦人三從之語答之  
后歎曰我其得罪於昭惠后矣 先王諱日用樂食  
肉如常

### 單邑

單楊州坡州高陽等邑空其地為遊幸之所割餘地分屬  
傍邑○又等內都城掘去城基外人家○又命立標東北  
百里掘官舍民居禁毋得出入犯者死一日又有旨立西  
南標如東北中外方以言為大諱言者罪不測時朴元宗  
為京畿監司

### 抹紅使

時分諸道大小邑皆設妓樂掃運平選三百人入內都城  
以任士洪為抹紅使

主多立新名號樂工稱廣熙妓女稱運平陞為假興清又  
陞為興清運平之進入者謂之續紅所著有迺祥服所居  
稱聯芳院以圓覺寺為局又以宜城尉成宗駙馬南致元第為舍  
芳院齊安大君第為雷陽院甄城君第為趨香院興清及  
絃手列居之擢選者居聚紅院在明政殿之右甫章門疾  
病家為清欽閣慈壽宮為會錄閣曾經御幸者居之內人  
之色衰者所居為杜蕩護清司儲興清食料謂之護華居  
其監掌供食者謂之典備司護喪內人處謂之進惠署司

祭內人處謂之廣惠署署在孝思廟設布朵司使監造迓  
祥服設奉順司輸載獵網其鷹坊有考按官鷹師軍養馬  
處曰雲廐麒麟廐龍廐義禁府當直廳改為密威廳奉  
使者皆稱承命採美女良馬于各道者曰採紅駿使採少  
女者曰採青使監禁罪人于海島者曰鎮幽謹理使劓剝  
民庶賢斂百物者皆稱委差慮有非議時事者命大小臣  
僚皆帶牌子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  
身處處牢受命者皆帶承命牌最急速者謂之追飛電犯  
承命者罪至死

撤移先聖位板

以成均館為宴樂之所撤移先聖位板置於高山庵又移  
太平館又移掌樂院積置褻處序次無倫香火久絕而講  
堂祀殿變為興清淫戲之所神人之憤極矣遂諸生空太  
學聚巫覡設淫祀于其中

鷹坊

置鷹阜坊於後苑八道鷹犬及珍禽奇獸無不搜取養  
奪民船入慶會樓池作彩棚於其上曰萬歲二曰迎春  
三曰鎮邦三山高聳窮極壯麗自製一律曰壯氣仙峰聳  
碧霄神鷲霧鶴應時調羣英咸宴忠職合孤鬼幽囚誦腑  
焦霧閣雲白龍舸迥梯欹管鳳樓遙是誰留玩勞民力

都為朝鮮表壽饒又設秋千之戲經夏不輟

乙丑十一年初 成廟時後苑生葱一幹九莖謂之瑞葱  
砌石培之至是因以等臺以為荒遊之所名曰瑞葱臺築  
臺時徵下三道軍民雇役輸布浩繁民不能堪至圻衣內  
綿絮再織成布其色燠黑而尺短由是至今綿布之麤惡  
者謂之瑞葱臺布彰義門外又建蕩春臺及水閣作石槽  
與宮姬輩為滌戲西郊作衍禧宮往來留連

革諫院

丙寅十二年大司諫柳軒司諫姜淑突被竄配仍革諫院

先是主嘗遣中使命臺諫製進教妓歌詞諸僚方吟哦締  
思大司憲李自健獨進言曰為妓做詩恐累聖德主即命  
罷製執義李繼孟擲筆歎曰微公之言幾不免後世之譏  
諂

滌穢

時主內行尤醜非徒有聚麀之穢至於外命婦賜宴於內  
庭其有姿者輒引入亂之婦人無恥者至有願留宮中而  
其所愛幸者數召入留宿而出仍陞擢其夫月山大君夫  
人朴氏元宗托以保護世子召入內強汚仍崇異其冠服  
至用銀鑄圖書袂視妃嬪且使之謝恩朴氏慚愧自死

判書尹珣妻李氏以宗室女見幸於主 中廟甲戌兩司  
啓曰尹珣偷寵燕山登第五年坐為資憲其妻亦為燕山  
所寵出入宮闈頗有醜殺人言珣之資憲乃是王八債云  
入聖朝猶冒爵秩眷待其妻無以平日物論鄙笑云云其  
後 文定王后丹封時趙光祖為正言劾以淫穢之物恐  
或叅於大禮請黜於外使不得留在城中 中廟允之  
生員黃允獻妻有姿色善伽椰瑟具壽永奪而納諸主主  
甚寵之其性狠愎不喜言笑主以為思戀舊夫遂殺允獻  
崔有淮之女能伽椰瑟韓相致亨引為丘史婢幸之及抹  
女豐原尉任崇載高原尉申沆爭薦而具壽永先奪而納

之宮主寵愛之封淑儀一日作內族千會崔忽被髮痛哭  
驚問之云聞父病死主怒曰果死否使往視之有淮方病  
未至死聞主之怒皆自縊中使回報主曰其或詐死必刑  
之刑官載屍來繫明日稟至主酒醒曰厚葬之贈官叅

議

成世貞按節嶺南鍾情商山妓孽畜于家主而納寵之一  
日主謂妓曰汝欲見成某乎妓曰豈敢有此意渠雖畜臣  
于家畏悍妻莫往莫來使臣孤苦臣未嘗不痛心也主曰然  
則欲殺之乎妓曰即殺不快必須杖配四裔備嘗艱苦殺之  
主笑而從之移三配幾至於死反正得免

士大夫妻八帑內宴者常令書其夫姓名於衣襟有姿色者令綠衣誘以梳粧不整引入幽房

三色輦夫

方主之荒穢也令文武官及儒生三色人充輦夫或稟臺諫亦并充與否主曰臺諫不可不充於是凡有遊幸之處駕之而行有時試製論賞其儒官之辱極矣趙光祖常啓於中廟曰燕山令儒生駕輦而為士者不知恥至袖筆硯而行覬覦賞給士習大壞豈不寒心今當以變士習正趨向為先務也

慎妃規諫

主荒淫日甚慎妃每陳規諫屢遭非理凌辱時林淑儀奴子者散在四方權貨牟利占奪平人田地奴婢公私莫敢誰何妃每以為歎曰諸官人亂國政予不可效尤嘗切戒內需司曰如聞本官奴子橫暴者必先杖殺之由是本官奴子則不敢如是

燈明師學祖在直指寺寺有好圓柿每進二駝于內殿密啓曰弊寺距京都僻遠願令本宮奴子歲來受兩三駝輸進妃下懿旨曰此甚易事但慮果樹歲或實或不實如值不實之年而宮奴往徵依數駝載則永為無窮之弊矣其長慮如有戚屬為外郡宰進紅藍數斛雪綿子數十斤

妃却之民生嗷嗷此物從何而出予不忍留之

自為尊崇

卽位後日記史官直言讜論悉令剗削家藏亦令收入乃  
令撰集實錄又有尊崇曰憲天弘道經天緯地受賀頒赦  
自古荒政之主所未有也

